

江南音乐与文学

——读词偶得之一

戴伟华

华南师范大学

唐代形式为长短句的作品，也有不少是“和辞”的结果。白居易《长相思》的写作也可视为和吴二娘词而成。叶申芑《本事词》卷上：“吴二娘，江南名姬也，善歌。白香山守苏时，尝制《长相思》词云：‘深画眉，浅画眉，蝉云鬢髻云满衣。阳台行雨回。巫山高，巫山低，暮雨潇潇郎不归。空房独守时。’吴喜歌之。故香山有‘吴娘暮雨潇潇曲，自别江南久不闻’之咏，盖指此也。”杨慎《升庵集》卷五十七：“吴二娘，杭州名妓也。有《长相思》一词，云：‘深花枝，浅花枝，深浅花枝相间时，花枝难似伊。巫山高，巫山低，暮雨潇潇郎不归。空房独守时。’白乐天诗：‘吴娘暮雨潇潇曲，自别江南久不闻。’又‘夜舞吴娘袖，春歌蛮子词。’自注：‘吴二娘歌词有暮雨潇潇郎不归之句。’今《绝妙词选》以此为白乐天词，误矣。”¹杨慎的意见是对的。“暮雨潇潇”应为吴二娘所作，吴二娘，只云为江南名姬，但从“白香山守苏”云云，吴二娘当为苏州名妓，歌操吴语，故云“蛮子词”。白居易为北人，不熟悉吴语。白居易当有兴趣于《长相思》曲子，作“汴水流”，以应吴二娘歌辞。沿大运河南下，经瓜洲古渡再东去苏州，故有“流到瓜洲古渡头，吴山点点愁”，白居易留恋苏州，其《忆江南》“最忆是杭州”，是忆杭州美景；而“其次忆吴宫”，是忆苏州的吴娃。白居易长庆二年（822）为杭州刺史，宝历元年（825）为苏州刺史，次年以病罢官归洛阳。病归洛阳时念杭州美景和苏州丽人，作《忆江南》三首，“江南好，风景旧曾谙”为总忆江南风景；“江南忆”二首分写。一在物，一在人，重点在人，故《忆江南》三首皆因吴二娘而发，不言而喻。而《长相思》可以说是和吴二娘之歌辞，词非泛语，而有实指。过去解释这首词的人忽视了“吴山”二字，吴指苏州，《忆江南》：“江南忆，其次忆吴宫。吴酒一杯春竹叶，吴娃双舞醉芙蓉，早晚复相逢。”²以吴宫代指苏州。“吴娃双舞醉芙蓉”，指吴二娘，所云“夜舞吴娘袖，春歌蛮子词”指吴娘能歌善舞。《长相思》：“汴水流。泗水流。流到瓜洲古渡头。吴山点点愁。思悠悠。恨悠悠。恨到归时方始休。月明人倚楼。”³此用吴二娘所歌曲子，写对吴二娘的相思。“归时”，即言自己回到苏州，到那时遗憾才结束。恨，遗憾。此乃《忆江南》“早晚复相逢”之期待。“早晚”，或云是“何时”意思，从全词和背景看，应作“迟早”，即或迟或早，今方言云“早晚会来”，即“一定会来”。《忆江南》和《长相思》写作时间较近，或为同时之作。大约在宝历二年白居易罢官由苏州归洛阳

¹ 杨慎《升庵全集》，商务印书馆，1937年，第712页。

² 曾昭岷《全唐五代词》，中华书局，1999年，第73页。

³ 曾昭岷《全唐五代词》，中华书局，1999年，第74页。

不久。今人多据朱金城《白居易年谱》认为此词写于开成三年（838），¹可能不确。其一，按常理，人离开眷恋之地，别后时间容易造成错觉，一日不见，如隔三秋。其二，从词中可见热情、激情尚在。“早晚复相逢”、“恨到归时方始休”，自我感觉相会不远。如写于开成三年，则事已过去十多年，吴娘已老，不复有词中的情致了。其三，刘禹锡有依曲拍和白词，又刘词有“多谢洛阳人”语，或谓刘、白二人必然为同时在洛阳而作。据《唐五代文学编年史·中唐卷》宝历二年十一月，“刘禹锡自和州、白居易自苏州北归，遇于扬州，同游半月。”“后复携手北归洛阳。”²在扬州二人有诗相赠，这就是白居易《醉赠刘二十八使君》和刘禹锡《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》。白诗云：“为我引杯添酒饮，与君把箸击盘歌。诗称国手徒为尔，命压人头不奈何。举眼风光长寂寞，满朝官职独蹉跎。亦知合被才名折，二十三年折太多。”³刘诗云：“巴山楚水凄凉地，二十三年弃置身。怀旧空吟闻笛赋，到乡翻似烂柯人。沉舟侧畔千帆过，病树前头万木春。今日听君歌一曲，暂凭杯酒长精神。”⁴二诗都提到“歌”，而且是白居易自歌。从诗中可知刘之处境，白居易以歌劝慰，激励刘禹锡，故刘云“今日听君歌一曲，暂凭杯酒长精神”。这一情绪在其后的刘禹锡《忆江南》中有所体现，白、刘二人的《忆江南》当作于宝历三年（827）暮春，刘作第一首纯为酬答白居易的原辞，第二首亦回应自己的处境，“春过也，共惜艳阳年。犹有桃花流水上，无辞竹叶醉樽前。惟待见青天。”⁵“竹叶醉樽前”和白词“吴酒一杯春竹叶”相应。一般情况下，中原地区桃花在清明节前后开，三月底、四月初就落花。白居易在洛阳，三月十七日征为秘书郎，故诗有“共惜艳阳年”之期勉，而刘自己尚前途未卜，故有“惟待见青天”之焦虑。可和刘、白唱和诗参读。刘作词时间应在其时，或在稍后。而《长相思》“深画眉”和“深花枝”或为白居易记录吴二娘两段歌辞。

¹ 朱金城《白居易年谱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2年，第294页。

² 傅璇琮编《唐五代文学编年史·中唐卷》辽海出版社，1998年，第881页。

³ 白居易《白居易集》，中华书局，1979年，第557页。

⁴ 刘禹锡著，瞿蜕园校笺《刘禹锡集笺证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9年，第1047页。

⁵ 曾昭岷等《全唐五代词》，中华书局，1999年，第64页。